



後漢孝安皇帝紀卷第十七

袁宏

建光元年春正月高麗寇玄菟二月辛亥大赦天下
三月辛巳皇太后鄧氏崩癸未大歛封大將軍隲為
上蔡侯丙子葬和熹鄧后初上少號聰明故太后立
之後有不可意上乳母王聖知之見太后久不歸政
恐有廢置意中常侍黃門郎李閏為上伺候及后崩
因言鄧悝兄弟嘗從尚書鄧防取廢帝故事謀欲立
平原王為帝五月庚申有司奏故金吾悝屯騎校尉
弘步兵校尉闔大逆無道宜追奪爵土以明褒貶遂
免悝子廣宗弘子廣德等爵宗族皆免歸本郡以隲
不豫謀徙封沙羅侯行道為郡縣所逼隲與鳳自殺

廣宗隲從弟遵約皆自殺唯廣德母與閻后同產故得免以樂安侯康賢而有行徵爲太僕卿初河間孝王子蠡吾侯翼與諸王子朝京師鄧太后善翼之爲人也封翼爲平原王因留京師及太后崩上以翼謀圖不軌竊闕神器乃貶翼復蠡吾侯封中常侍李閏江京爲列侯賞發鄧氏之謀也大司徒朱寵隲之所舉乃肉袒輿櫬上疏曰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爲比當享積善之祐宜象謙約之報橫以宮人單辭事不可信隲等父母羣從不以壽終尸喪流離逆天威人宜皆還葬寵其遺

孤以谷亡魂妾帝初天災疫百姓飢饉死者相望盜賊羣起四夷反叛隲等崇節儉罷力役推賢進能盡心王室故天下賴以復安乃被誅責其事闇昧衆庶多稱其寃上旣聞之又感寵之言乃切詔州郡還隲等喪葬以舊塋使使祠以中牢諸從兄弟歸京師袁宏曰夫吉凶由人而存亡有地擇地而處君子所以無咎也長木之標其勢必顛勢極故也勢極則受惠故無全物焉然則貴盛之極傾覆之所由也外戚則尤甚焉得之不以至公宰割之日久也夫人君之勢非不高且極也置君於無過之地萬人莫之計人臣則不然比肩而立相與一體也操大權於天下萬

物之所惡也周公且猶狼狽而況其餘乎夫憑寵作威以取傾覆理用等矣若乃推心向善而不免闇昧之誅所處之地危也死而不異二者自處之道然未達擇地之方昔楚人三世殺其君將立王子搜搜逃之丹穴楚人承以玉輿燻之以薪乃出故曰王子搜非惡爲王惡其爲己患也然則外戚之患也非徒一已焦爛而歷代貴寵未有不患其爲患豈不哀哉戊申有司奏尊清河王爲孝德皇帝左姬爲孝德皇后宋貴人爲敬隱皇后左姬捷爲武陽人父坐事姬與姊妹俱入掖庭和帝特詔分宮人賜諸王以姬爲清河孝王姬有令色王絕重之生孝安帝於是天子始

親萬機尚書陳忠以爲首政之初宜徵天下隱逸乃詔公車以玄纁徵南陽馮良汝南周燮皆稱疾不至良字君卿少爲縣吏從尉迎督郵良耻厮役因毀其車馬壞其衣冠絕迹遠遁妻子見敗車壞衣皆以猛獸所食遂發喪制服良至捷爲從師受業十餘年還鄉里雖處幽闇必自整頓非禮不動鄉里以爲師舉賢良方正敦朴皆不行燮字彥祖敦詩書非法不言所與交游者不過數四人室家相待如賓客化行鄉黨舉孝廉茂才公車再徵皆不就上新聽政開諫諍路尚書陳忠以直言爲名而人主不能容乃上書通廣帝意曰臣聞人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言忠臣

盡蹇蹇之節不畏逆耳之誅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孝文嘉素益人豕之喻世宗納東方朔宣室之正孝元容薛廣德自刎之諫陛下崇寬厚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責躬咨訪羣吏言事者新蒙採錄顯列二臺必承風而靡爭効切直如有管闕愚見妄陳得失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宜優游寬容以遵四帝之緒也秋七月己亥大赦天下八月甲子故司徒劉愷爲太尉九月戊子上幸衛尉馮石上寶劍玉玦冬十二月丙申乃還宮己丑郡國三十五地震壞城郭壓殺人本志以爲安帝不明宮人與王聖專權之應也鮮卑寇玄菟庚子絕大臣行三年喪尚書陳忠上疏

曰昔先王孝治天下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至於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人生三年乃免父母之懷先聖緣情著其節制故曰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周室陵遲禮制衰廢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壘之耻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耻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初撥亂之世國政草創人倫未厚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禮義之廢實由於此然仁道無遠弘之即是故籍田之科起於太宗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永平大臣送終于今乃章聖功美業於是乎在孟子有

言老以及老幼以及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
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臣子之心則海內羣生各得
其所上不從

素宏曰古之帝王所以篤化美俗率民爲善者也因
其自然而不奪其情民猶有不及而況毀禮止哀滅
其天生乎冬十月羌寇張掖武威十二月高句麗圍
玄菟

延光元年春夫餘王遣兵助玄菟使貢獻三月丙午
大赦天下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篤癯不
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貞婦人帛三匹夏四月京師地
震癸巳司空陳褒以災異免於是猶有風雷之變有

司復以追咎三公尚書僕射陳忠上書曰臣聞君使
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天子三公入則參議政事出
則司察羣后然王者虛已待以殊禮在輿爲軾在坐
爲起漢典舊事丞相所摠靡有不聽今之三公有古
之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之任重於
三公凌夷已來其漸久矣近以地震策免司空今言
者復欲切讓三公以解天意臣愚聞竊信宋景克已
之誠孝成皇帝時妖星守心納賁麗之說令丞相方
進自裁卒不蒙其福以此況之是非之分其可詳見
今尚書奏事有所請造及決天下罪法不依故事者
宜使左右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順古典之義下防

威福之專置方圓於規矩審輕重於權衡誠國家之
典萬國之法也忠意在褒崇大臣待下以禮九卿疾
病使者臨問加賜錢帛皆忠之議也遷尚書令司隸
校尉初忠父太尉寵守正不事諸鄧故忠不得志於
其門及鄧氏被誅衆庶多寃之而忠數上書陷城其
惡奏劾司農朱寵太子之廢諸名臣來曆等守闕固
爭忠又劾奏當世以此譏忠五月庚戌宗正劉授爲
司空秋七月癸卯京師地震庚申高句麗王乞降八
月羌寇涼州戊子陽陵寢殿火本志曰棄法律逐大
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謂火失其性而爲
災也今發于先陵此天子將變象也若曰不當廢太

子以自翦如火不當害先陵之寢也辛卯黃龍見九
真九月戊申郡國二十七地震冬十月鮮卑寇鴈門
定襄十一月鮮卑攻九原

二年春正月燉煌太守張璠上書陳邊事曰臣在京
師亦以爲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土地乃知棄西域則
河西不能自存謹陳西域三策今北虜呼衍王等展
轉蒲類奏海左右可發張掖酒泉屬國之吏士義從
合三千五百人集崑崙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
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
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穀食出據柳
中此中計也如亦不能則棄交河城放鄯善等悉使

入塞此下計也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耻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漠窮其虜庭當斯之時黔首隕於狼望之北山中國弊於廬山之壑府庫殫竭杼軸空虛筭至車舡貲及六畜夫豈不懷慮有故也遂規酒泉燉煌四郡以隔兩羌開三十六國妻以公主以斷其右臂是以單于孤特竄遁遠藏至於宣元遂被蕃臣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洽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叩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

矣若然則北虜財賄益增贍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逼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與不貲之費發矣今議者但念西域絕遠恤之煩費有見先世苦心勤精之意方今邊郡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修燉煌孤隅遠來告急復不轉助出無慰勞民吏外無威示百蠻辟穀蹙土經有明戒臣以爲燉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三十六國建屯益兵宣揚雷風與以折衝萬里震怖匈奴於是從之夏四月戊子爵乳母王聖爲野王君聖女壻劉瓌爲朝陽侯司空楊震詣闕上書曰臣聞高祖與羣后約非功臣不得封攻城野戰棄身沙漠降服

百蠻不羈之虜然後得受茅土故經制父死子繼兄
亡弟及所以別親疎殊適庶尊國體重繼嗣防淫篡
絕姦謀百王不易之道天子不專封封有功諸侯不
專爵爵有德今壞無他功德但以配阿母女既忝位
侍中一時之間超至封侯稽之舊制不合經義行人
誼譁百寮不安臣誠知言與罪俱辭與幸會忝當台
翰之任故不敢不盡言之上不從又爲阿母起第舍
震復上疏曰臣聞古者三年耕有一年之儲九年耕
有三年之儲故堯之遭洪水民無菜色傳曰國無三
年之儲非其國也故豐年知禮凶年減除臣伏念災
害發起彌以滋甚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羌虜抄

掠二邊雲擾戰鬪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恒不足
給殆非社稷安寧之術伏見興起津城門內第舍雕
繕之飾窮極巧妙使者將作轉相逼促盛夏土王攻
山採石百姓布野農民廢業臣聞上之所取財盡則
怨力盡則叛怨叛之民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
孰與足上不從冬十月辛未太尉愷久病罷司徒楊
震爲太尉是時京都郡國三十七地震
三年春二月丙寅上與太子行幸泰山復濟陽今年
田租戊子鳳凰集濟陽賜見者帛二十匹鳳凰所過
亭部無出今年租賜天下男子爵二級壬辰祠五帝
于汶上明堂戊戌祠孔子于闕里及七十二弟子遂

幸東平魏郡河內壬戌太尉楊震策免初河內人趙騰詣闕上書陳得失收考治詔下獄震隱其狂直上疏曰臣聞堯舜之朝設直諫之鼓誹謗之木蓋欲闢廣四門開直言之路轉采負薪盡賢愚之情也乞全騰性命以納芻蕘之言不從騰竟死於都市中常侍樊豐等由是共稱譖震騰死之後深用怨懟乃策免收震印綬遣歸本郡到洛陽沈亭震顧諸子謂門生曰人非金石死者士之常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樊豐之狡猾而不誅惡孽女王聖之傾亂而不能禁知帑藏虛竭賞賜不節而不能實何面目見日月身死之日但雜木爲棺勿漆布單衣才足蓋形勿歸塚次

勿設祭祀遂仰鴆而死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博學無所不究數十年不應州郡之命衆人謂晚暮而震志業愈篤年過五十乃應州郡之命大將軍鄧騭聞而辟之以爲賢舉茂才累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君知我知天知地知何故無知密慙愧而出震言行不媿於心皆此類也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諫令爲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曰清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貴乎及爲公卿敦古守朴推其誠心每言事不爲文辭意在臣主疾姦而已子

秉以義正知名

素宏曰夫生而樂存天之性也困而思通物之勢也愛而効忠情之用也故生苟宜存則四體之重不可輕也困必宜通則天下之欲不可去也愛必宜用則北面之節不可廢也此三塗者其於趣舍之分則有同異之辨矣統體而觀亦各天人之理也是以君子行已業心所託焉古之道術有於此者夷明隱困而不耻箕子之心也璩甯聞其風而悅之舍否之通利見大人微子之趣也叔孫通聞其風而行之諫以弼君死而不貳比干之志也楊震聞其風而守之此數賢者雖行其所聞殉託不同皆終始之道而不由愧

於心者也是以聖人知天理之區別即物性之所託混衆流以弘通不有滯於一方然後品類不失其所而天下各遂其生矣然君子之動非謀於衆也求之天地之中款之曾懷之內苟當其心雖殺身糜軀未爲難也苟非其志雖舉世非之而不沮也夏四月戊辰光祿勳馮石爲太尉五月南單于左尸逐燒當郡部扶渠當等反秋八月辛巳大鴻臚耿珍爲大將軍戊子麒麟一白虎二同見陽翟九月丁酉廢皇太子保爲濟陰王太子嘗有疾避于野王君王聖第太子乳母王男廚監邴古與中常侍江京樊豐及聖永等爭言相是非遂誣譖男等皆幽死獄父母妻子徒日

南太子思戀男等數為歎息聖永懼有後患乃與京豐共譖構太子是時閻后寵盛京豐媚於閻顯等信之遂與后共助毀太子上召大將軍公卿議太子應廢白大將軍耿珍等事不宜奉嫡嗣太常桓焉太僕來曆廷尉張皓曰邴古等所議謀太子不知經說年未十五過惡不在身太子少宜選忠良師友輔以禮義廢置重事此誠聖恩所宜詳審上使中常侍奉詔脅諸大臣大臣皆失色來歷獨固爭之上乃免歷官削爵土是日太子廢於是光祿勳祝諷中郎將閻丘弘符節令張敬太中大夫第五頡中散大夫曹成諫議大夫李泰羽林右監孔顯治書侍御史龍調衛尉

丞樂闡城門司馬徐崇開封人鄭安世等守闕上書訴太子之寃癸巳令天下死罪減一等徙邊戊亡命贖罪者各有差辛亥黃龍見曆城庚申晦日有蝕之冬十月壬午鳳皇見新豐本志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龍蛇之孽又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時有羽蟲之孽鳳皇者陽明之應也故非明王則隱而不見凡五色大鳥似鳳凰者多為羽蟲之孽是時上信讒免楊震廢太子不哲之異也丁亥行長安祠陵廟十二月乙未黃龍見琅邪是歲京師郡二十二地震四年春正月壬午黃龍二麒麟一見濮陽三月戊午朔日有蝕之庚申上幸宛當祠章陵覺體不安乙丑

疾篤自宛還徵濟北河間王子年十四巳下七歲巳
請京師進號皇后母北宜春夫人爲榮陽君丁卯
帝崩於葉不發喪庚午還宮辛未乃發喪皇后與兄
閻顯謀以所徵濟北王子北鄉侯懿爲帝嗣以閻顯
爲車騎將軍乙酉北鄉侯即皇帝位太后臨朝夏四
月丁酉太尉馮石爲太傅司徒劉喜爲太尉參錄尚
書事故司空李郃爲司徒有司奏大將軍耿玲中常
侍樊豐野王君王聖女永下獄誅巳酉葬孝安帝於
恭陵六月乙巳大赦天下冬十月丙午蜀郡越雋山
崩殺四百餘人辛亥北鄉侯薨車騎將軍閻顯中常
侍江京等謀曰前不用濟北王今立之後必怨人乃

言於太后徵濟北王河間王子將以爲嗣初太子之
廢居于德陽殿西鐘下中常侍黃門孫程王成王國
等常懷憤懣謀欲立之以告中常侍侯生李閏殺中
常侍江京陳達劉安于省門之外王成以劔脅李閏
曰太子之廢天下咸怨今北鄉早薨安帝無嗣太子
保明天將啓之從我乎閏許諾成乃與閏列尚書將
僕射以下到西鐘下立濟陰王爲皇帝時年十一升
雲臺召百官顯聞帝立懼不知所爲小黃門樊登曰
何不發兵擊之顯以太后詔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
郎將闞景將兵屯平朔門登引詩等入省顯謂詩曰
濟陰王立非皇太后意爾璽綬在此苟盡力効功封侯

可得太后使授詩等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李
閏者五千戶侯等皆許諾卒被召所將吏士少顯使
詩與登迎吏士于左掖門外詩因歸營知事將敗乃
格殺登閏景歸衛府收兵將欲作亂是時尚書郭鎮
勒兵詣闕遇景於公車門鎮下車詔景景以刃斫鎮
鎮抽劍斬景戊午使御史詣崇德殿收顯等親族下
獄誅妻子徙日南初上之廢閏后豫焉議郎陳禪議
以爲太后與上無母子之恩當廢羣臣咸以爲宜司
徒掾周舉說司徒李咸曰昔瞽瞍常欲殺舜舜事之
逾謹鄭武姜謀殺莊公奏始皇與母隔絕感考叔茅
焦之言修復子道斯皆前世之迹書傳之所美也今

諸閭新誅太后前宮恐悲生疾如從禪讓若有變異
後世歸咎明公不刊之事也以聞上從之丁卯以王
禮葬北鄉侯辛巳封孫程王國等十九人爲列侯司
空劉授以阿附惡逆免十二月詔曰朕以不德纂承
洪緒今陰陽不和疾疫爲害思聞忠正以匡不逮其
令三公卿士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楊震門下人訟震之寃天子加震之忠除二子爲郎
賜錢二十萬以禮改葬之日有大鳥翼廣一丈三尺
集于柩前低頭淚出衆人莫能驚者葬畢飛而冲天
甲申少府陶敦爲司空

後漢孝順皇帝紀卷第十八

袁宏

永建元年春正月甲寅大赦天下賜男子爵各有差
鰥寡孤獨篤隆不能自存者粟人五石貞婦人帛三
匹辛未皇太后閻氏崩辛巳太傅馮石太尉劉喜以
阿黨權免司徒李邵以疾疫策罷二月甲申葬安思
閻皇后丙戌太常桓焉為太傅大鴻臚朱寵為太尉
長樂少府朱伉為司徒凡三公居位或不書史失之
也封尚書郭鎮為定顛侯是時司隸校尉虞詡糾正
邪枉無所迴避中常侍張防等專權縱肆詡奏免之
防遂譖訴詡等作威福帝怒下詡獄浮陽侯孫程祝
阿侯張賢等知詡以忠獲罪乃相率請詡上引見之

程賢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即位而自爲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爲陛下盡忠無所迴避反拘繫常侍張防賊罪明正陷構忠良今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出詡收防送獄以塞天變時防直上後程叱防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即趨東廂上召問諸尚書尚書賈服素與防善遂調尚書奏詡會赦以贖罪免死秋九月有司奏浮陽侯孫程祝阿侯張賢爲司隸校尉虞詡訶叱左右謗訕大臣妄造不祥干亂悖逆王國等皆與程黨久留京都益其驕溢詔免程等徙爲都梁侯程怨恨封還印綬更封爲宜城侯冬十月辛巳天下囚減

死一等徙戍邊亡命贖罪各有差丁亥司徒朱伉以疾疫罷司空陶敦有罪免光祿勳許敬爲司徒廷尉張皓爲司空甲辰詔曰朕以不德統承大業虐氣流行厲疾爲災重以水潦秋稼漂沒每州郡所出惻然自刻其令當輸今年租者一切勿責

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遼東三月戊申詔徵南陽樊英江夏黃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隱居教授受業者自西方至安帝時博士公車徵皆不至及於是時又固辭疾篤乃詔郡縣禮致之英旣至天子爲設壇席筵問得失世拜五官中郎將遂稱疾篤賜告歸復追下詔以光祿大夫居在所縣

賜穀千斛常以八月存問高年時致羊酒如前世故事英辭讓不受有詔喻旨勿聽英居家有法度篤於鄉里自陳寔之徒少時從英英常病卧便坐妻遣婢拜問疾英下牀答拜寔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又有鄰人子止英家每醉响呼曰其父臨死以相委屬故收養之寔常以此稱焉公卿大臣多薦江夏黃瓊之賢於是公車徵瓊至即稱疾不進有司劾以不敬詔下縣次引致瓊不得已前就徵拜侍中賀純楊厚亦篤行士夏六月乙酉改殯皇妣李氏追尊曰恭愍皇后初皇妣以宮人得幸於安帝而生上閭后妬之賜鴆死於城北上即位左右以聞上噓

唏發哀乃親到瘞所號咷斷絕秋七月丙戌朔日有蝕之西域長史班勇請兵擊焉耆漢發河西四郡兵三千人詣勇燉煌太守張朗有罪欲以功自贖即便宜領諸郡兵出塞初勇發諸國兵使龜茲鄯善自南道入勇將諸郡兵率車師六國兵自北道入會張朗乃要徑自尉黎入焉耆王請降於朗既而不出漢兵罷還焉耆王卒不加誅漢以兩將不和皆徵免故勇不論

三年春正月丙子京師漢陽地震屋壓殺人乙未詔曰京都地動漢陽尤甚加以比年民饑夙夜祇慄群公卿士其深思古典有以消災復異救此下民忠信

嘉謀靡有所諱其勿收漢陽今年田租秋七月丁酉
茂陵園火九月鮮卑寇漁陽十二月乙亥太傅相焉
以辟召非其人免

四年春正月丙寅大赦天下丙子帝加元服賜公卿
已下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篤癯不能自存
者帛人一匹五月漢陽都尉獻大珠詔曰海內有災
太官減膳都尉不宜揚本朝而獻珠求媚今其封還
袁宏曰夫飢而思食寒而欲衣生之所資也遇其資
則粳糧緼袍快然自足矣然富有天下者其欲彌廣
雖方丈黼黻猶曰不足必求河海之珍以充耳目之
玩則神勞於上民疲於下矣夫萬物之非能自止者

也上之所爲民之準的也今以不止之性而殉準的
於上是彌而開之使其侈競也古之帝王不爲靡麗
之服不貴難得之貨所以去華競以嘿止喧也夫上
苟不欲則物無由貴物無由貴則難得之貨息難得
之貨息則民安本業民安本業則衣食周力任全矣
夫不明其本而禁其末不去其華而密其實雖誅殺
日加而奢麗逾滋矣秋八月丁巳太尉朱寵司空張
皓以陰陽不和免癸酉大鴻臚龐參爲太尉太常王
龔爲司空冬十一月司徒許敬策免宗正劉俊爲司
徒朱寵字仲威京兆杜陵人也初爲潁川太守表孝
悌儒義理冤獄撫孤老功曹主簿皆選明經有高行

者每出行縣使文學祭酒佩經書前驅頓止亭傳輒復教授周旋阡陌觀課農桑吏安其政民愛其禮所至縣界父老迎者常數千人寵乃使三老御車問人得失百姓翕然治甚有聲寵以正月歲首宴賜羣吏問公曹吏鄭凱曰聞貴郡山川多產奇士前賢往哲可得聞乎對曰鄙郡炳嵩山之靈受中岳之精是以聖賢龍蟠俊乂鳳集昔許由巢父耻受堯禪洗耳河濱重道輕帝遁世高跼樊仲父者志潔心遐耻飲山河之功賤天下之重抗節參雲公儀許由俱出陽城留侯張良奇謀輔世玄算入微濟生民之命恢帝王之略功成而不居爵厚而不受出於輔成胡元安體

曾參之至行履樂正之純業喪親泣血骨立形存精誠洞於神明雉兔集其左右出於潁陽彪義山英姿秀偉逸才挺出究孔聖之房奧存文武於將墜文麗春華辭蔚藻績出於昆陽杜伯夷經學稱於師門政事熙於國朝清身不苟有於陵之操損已存公有公儀之節以榮華爲塵埃以富貴爲厚累草廬蓬門藜藿不供出於定陵寵曰太原周伯况汝南周彥祖皆辭徵聘之寵隱林藪之中清邁夷齊節擬古人恐貴郡之士未有如此者也凱對曰此二賢但讓公卿之榮耳若許由不受堯位樊仲父不屈當世以此准之不以遠乎寵徵入爲大鴻臚拜太尉自爲宰相數抗

直言雖爲三公卧布被僅能覆身食脫粟米藜藿不厭子弟同衣而出并日而食將薨遺其子曰吾本寒賤諸生才非周幹橫受朝恩位過其任不能竭身報國負責深重身沒之後百僚所賻贈一無所受素棺殯殮疏布單衣無設紼冕殮畢便以所有車牛夜載喪還鄉里勿告群僚以密靜爲務許敬字鴻卿汝南平輿人也爲吏有誣君者會於縣令坐敬拔刀斷席曰敬不忍與惡人連席由是知名舉茂才除南昌令以土地卑濕不可迎親親老則棄官歸供養辟司徒府稍遷江夏沛相自光祿勳入爲司徒敬以臧否爲已任仕於和安之間當竇鄧閻氏之盛直道而進無

所屈撓三家旣敗多有染汙者敬居然自適引謗不及已當世以此奇之
五年春正月疎勒大宛莎車王遣使貢獻夏四月京都旱冬十月丙寅天下繫囚皆免死一等徙邊戍六年無事

陽嘉元年春正月乙丑立皇后梁氏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篤癘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后梁商女也初梁竦中子雍生商商襲父爵爲乘氏侯商生三男四女長曰異次曰不疑次曰蒙長女田次姬卽后也次阿重后生有光影之祥及長好史書治韓詩大義略舉以列女圖常在左右宗族中外咸敬

異焉商謂諸弟子曰我先人鎮撫西河全濟生民使免虎口之害所活者不可勝數而大位不究夫積德之報不及其身必流福子孫當因此女與邪選入掖庭相工茅通見之驚曰此所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臣未嘗見之於是以為貴人拜商侍中屯騎校尉貴人有寵從容言於上曰陽以博施為德陰以不專為義蓋螽斯之福則百祚之興也願陛下思天行之普達均貫魚之次序使小妾得免罪謗之累於是上愈嘉之親寵益固三月庚辰大赦天下夏四月有司依舊加梁商位特進增國土商上書讓曰祿命過厚受祖考多福又託日月末光以斗筭之材乘君子之器

懼有負乘之累不守歷世之榮誠不如舊制與左賢同科書十餘上帝輒敦喻之商又上書讓校尉曰臣託椒房被蒙榮寵兼官二職非材所堪受寵戰慄驚懼惶戚不遑寧處披露赤誠敢遂狂狷謹上屯騎校尉印綬上乃許焉以特進就第賜安車駟馬頃之拜執金吾冬十月望都狼食數十人本志曰言之不從則有毛蟲之孽京房易曰君無道害將及人去之深山全身厥災狼食人申酉詔天下死罪囚減罪一等亡命贖罪各有差鮮卑寇遼東十一月丁未東平王敞薨敞有孝行喪母三年如禮詔書增戶五千是時長吏數易去就煩費尚書左雄上疏曰臣聞柔遠能

通莫大寧民寧民之務莫重用賢是以臯繇對禹貴
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昔三代垂統封建侯伯
世位親親民用和睦宗周既滅六國并秦抗儒泯典
革除五等郡縣設令封豕黎民大漢受命蠲其苛政
寬以三章撫以因循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
淵嘿使萬民不擾也宣帝興於側陋知世所疾綜名
核實賞罰必行刺史首相初拜輒親見問之觀其所
由退而考察以質其言常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愁者
政平良吏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吏
數變易則下不安業民知不久則詐以求過故二千
石有治能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爵至封侯公

卿時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故能
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元至今三百餘載俗浸
凋弊巧僞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列城百里轉動
煩數以殺害爲賢以循理爲劣以聚斂爲辦以修己
爲弱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
如寇稅之如狼監司相望見非不舉觀政於亭傳責
成於耳目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核實虛誕者獲祐東
修者見黜或因罪而致高或處危以成名所以天災
屢降治道未寧皆由於此也臣愚以爲長吏理績有
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
不從王制錮之終身雖赦令不在齒列必競修善政

親撫百姓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
流光垂祚永世不刊於是復伸無故去官之禁閏月
壬子恭陵廟災北海人郎顛上書曰臣聞天垂誠地
見災異所以譴告人主克己修德也故應天以誠而
不以言導下以躬而不以刑頃者宮殿官府多所治
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夏后卑宮盡力以致美愚
以爲諸所繕治事可減省以恤貧民以賑孤寡天之
意也人之願也陛下躬親庶事詔書每下廣開不諱
之路以天下爲憂百姓爲念而不數見公卿責以政
事誠優游養德之道也然三公者調和陰陽儀刑百
寮今水旱連年五穀不登不能憂也官失其序庶事

不治不能正也但遲迴偃仰稱病自逸忘天下之憂
甘燕安之樂豈不謬哉尚書問狀顛對多言數術占
候之事大旨以三公非其人將有饑饉水旱地震盜
賊之變其後海賊攻會稽而青徐盜賊起西羌反明
年四月京師地震其夏大旱略如其言華嶠曰漢之
十菜王莽篡位聞道術之士西門君惠李守等多稱
讖云劉秀爲天子自光武爲布衣時數言此及後終
爲天子故甚信其書鄭興以忤意見疎桓譚以遠斥
憂死及明章二帝祖述此意故後世爭爲圖諱之學
以矯世取資是以通儒賈逵馬融張衡朱穆崔寔荀
爽之徒忿其若此奏皆以爲虛妄不經宜悉收藏之

惟斯事深奧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善言天者必有
驗於人而并之曆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占
候術數能祭參諸人事禍福吉凶既應引之
教義亦有術之有益於後世為後人所
尚也

二年夏四月丁丑

真中郎將龔為襄邑侯執金

吾商上書陳讓辭意至書十餘上上遂聽許爵阿
母宗娥為山陽君尚書左雄諫曰臣聞高帝約非劉
氏不王非功臣不封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皆有
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又有日蝕之變通
道術之士咸歸於封爵不時之咎方今青徐飢饉盜

賊未息陛下乾乾勞思以濟民宜清淨無為以求天
意誠不應追錄小恩以虧大典上不從雄復諫曰臣
聞君莫不好忠正惡讒諛而臣莫不以忠得罪以讒
得倖蓋忠言難入讒言順耳易從也夫刑罪人情之
所甚惡也是以世俗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
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
尚書故事無乳母賜爵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為
野王君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則為天下所咀嚼死
則為海內所共快桀紂貴為天子而庸僕惡以為比
以其富而無義也夷齊賤於匹夫而王侯爭與為類
以其貧而有德也今阿母躬蹈儉約以身率下羣僚

後漢書卷六
十
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氏並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愚以爲人心不相遠其所不安遠近一也王聖之禍未絕於口傾覆之勢危於壘卵臣請歲以錢千萬給阿母內可以盡恩愛之親外可以不爲吏民之所怪也上遂不從雄字伯豪南陽沮陽人也居貧好學經常以服勤不足學足學者懈怠宜崇經術繕治太學旣爲尚書而陳之帝從其言更增弟子科除儒者爲郎百餘人雄上言曰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牆無以施化招災致禍爲害不細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禮四十強而仕請自今孝廉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

吏試牋奏覆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正其罪法帝從之詔郡國孝廉年四十已上考德行試其經奏其茂才異行如顏淵子奇不拘年齒今舉孝廉徐淑年未滿限臺郎詰之對曰詔書有顏淵子奇不拘年齒是以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淵子奇問一知十孝廉問一知幾邪淑無以對乃却歸郡守坐免時郡國守相坐舉者百餘人初明帝時政嚴事峻九卿皆鞭杖雄上言曰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加以鞭杖誠非古典上即除之
袁宏曰夫謀事作制令以經世訓物使必可爲也古

者四十而仕非謂彈冠之會必將是年也以為可事之時在於強盛故舉大限以為民表且顏淵子奇曠代一有而欲以斯為格豈不偏乎己亥京都地震五月庚子詔曰朕以不德統奉洪業無以承順乾坤協和陰陽災眚屢見咎徵仍彰羣公卿士將何以匡輔朕之不逮奉答災異災異不空設必有所應其各舉敦朴士一人直言厥咎靡有所諱漢中李固對曰愚以為天不言以災異為譴告政之治亂主之得失皆上帝所伺而應以災祥者也王者父天母地體其山川今日蝕地動山崩晝晦主將安立物將安寄昔江京之姦禍及骨肉至今陛下幽廢親履艱難天誘其

衷陛下龍興海內莫不忻悅實有霈然改圖抑退權臣詢求善政以順天意夜而得之坐而待旦今則不然政令紛紜以復倣蹈前軌矣臣伏在草澤痛心疾首誠以陛下聖德應期實當嘉會反衰弊之政弘中興之美其功甚易譬猶指掌臣聞善罰不如善政善賞不如善教善教之道宜從內起昔周宣孝文中興之主也皆改華服霈然易規乃能移風易俗及之於古今封阿母恩賞太過常侍近臣威權太重臣案圖書災異之發亦以為然今宜斥退邪佞投之四裔引納方直令在左右陛下親發德音以招羣俊臨御座見公卿言有稱意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旌忠善則

陛下日有所聞忠臣日有所獻君臣相體上下交泰
阿保雖有大功勤勞之恩可賜以貨賄傳之子孫列
土分爵實非天意漢興已來賢君相繼豈無保乳之
養非不寵貴之然上畏天威俯察經典不可故不封
也梁氏子弟羣從徵爲列侯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
此妃后之家所以少有存全者非天性皆然但坐權
寵太過天道惡盈也天有北斗所以斟酌元氣帝有
尚書所以出納王命若賦役平均則百姓以安萬機
不治則天下以亂今陛下所共治天下者外則公卿
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
共其福危則同其禍由是觀之權柄不可不慎號令

不可不詳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全
雖遭雨水霖潦不能爲變政教一立暫遭凶年不足
爲憂誠令隄防穿漏萬夫同力不能復救政教一壞
賢智馳驚不能復還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
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
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腹心之疾非四支之患臣以
爲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釐理本朝雖有寇賊水
旱之變不足介意也誠令隄防壞漏心腹有疾雖無
水旱之災天下固不可不憂矣臣父故司徒臣郤受
先帝厚恩子孫不敢自比於餘隸故敢依圖書悉心
以對不敢虛造扶風馬融獨對曰臣聞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夫陰陽剛柔天地所以立也取仁於陽資義於陰柔以施德剛以行刑各順時月以厚羣生帝王之法天地設位四時伐序王者奉順則風雨時至嘉禾繁植天失其度則咎徵並至飢饉荐臻今科條品制禁令所以承天順民者備矣悉矣不可加矣然而不平之効猶有咨嗟之怨者百姓屢聞恩澤之聲而未見惠和之實也今從政者變忽法度以殺戮威刑爲能咸問其國首相及令長何如其稱之也曰太急其毀之也曰太緩夫急致寒緩致燠二者罪同而論者許急此陰陽所以不和也復之道審察緩急之謗舉鈞同寒燠之罪罰以崇王

政則陰陽和好惡旣明則宰官之吏知所避就又正身以先之不嚴以蒞之不變則刑罰之失知爲善之必利爲惡之必害孰能不化則官良矣臣聞洪範八政以食爲首周禮九職以農爲本民失耕桑飢寒并至盜賊之原所由起也古之足民仰足以養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然後敦五教宣三德則嘉之化可致也夫足者非能家給而人足量其財用爲其制度故嫁娶之禮儉則婚姻以時矣喪制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時則農夫不失矣夫妻子以累其心產業以重其志舍此而爲非者雖有必不多矣今則不然此盜賊所以不息誠使制度必行禁令必止則士

者不濫法式之外百工不作無用之器商賈不通難
得之貨農夫不失三時之務安所業則盜賊消除災
害不起矣太史張衡對曰臣聞政善則休祥降政惡
則咎徵見苟非聖人或有失誤昔成王疑周公而大
風拔樹木開金縢而反風至天人之應速於影響故
稱詩曰無曰高高在上日監在茲間者京都地震雷
電赫怒夫動靜無常變改正道則有奔雷土裂之異
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
革文法辛卯詔以能宣章句奏案爲限雖有至孝猶
不應科此棄本而就末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
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可

觀內則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至矣且郡國守相
割符寧境爲大臣一旦免黜十有餘人吏民罷於送
迎之役新故交際公私放濫或臨政蒞民爲百姓取
便而以小過免之是爲奪人父母使嗟號也又察選
舉一任三府臺閣祕密振暴於外貨賂多行人事流
通令真僞渾淆昏亂清朝此爲下陵上替分威共德
災異之興不亦宜乎易不遠復論不憚改朋友交接
且不宿過況於帝王承天理物以天下爲公者乎中
間以來妖星見於上震裂著於下天誠詳矣可謂寒
心明者消禍於未萌今旣見矣修政恐懼則轉禍爲
福矣上覽衆對以李固對爲第一諸常侍悉叩頭謝

後漢書卷之六
罪朝廷肅然拜固為議郎權臣皆切齒於固將加之
罪朝中名臣黃瓊等深救解之歲中梁商請為從事
中郎商以后輔政柔和自守內豎亂政不能有所裁
固奏記於商曰今四海雲擾背義趨利父勸其子兄
勉其弟皆先論價而後定位夫致一賢則國賴其功
招一惡則天下被其害數年已來妖恠屢起官省之
中必有陰謀將軍位尊世重誠令王政一整必享不
朽之福商不能用戊午太尉龐參司空黃龔以災異
免六月太常孔扶為司空丁丑洛陽宣德亭地坼八
十五文本志稱李固曰陰類專恣將有分坼之象其
後中常侍專權忿爭之應也八月己巳大鴻臚施延

為太尉冬十月初隨月律作應鍾

三年夏戊戌大赦天下賜民爵八十己巳上米人一斛

九十己巳上帛人二匹絮三斤秋七月羌寇濮陽冬十

一月羌寇武都壬寅司徒劉愷司空孔扶以災異免

己巳大司農黃尚為司徒光祿勳王卓為司空

四年春二月丙子詔曰自今中官得以養子為後夏

四月甲子太尉施延以選舉貪汙免戊寅執金吾梁

商為大將軍故太尉龐參為太尉商推誠實不為華

飾嘗病多藏厚亡為子孫累故衣裘車馬供用而已

租俸賞賜分與昆弟故舊虚心下士門無停賓儉約

宗族親戚莫敢犯禁朝廷由是敬憚之在位所辟召

皆四海英俊其所招引推進如李固周舉等數十人
時魏郡霍譖舅宋光爲人所誣引刊定詔書繫洛陽
獄考訊楚毒譖年十五奏記於商曰譖聞春秋之義
原情定罪傳曰人心不同其若面焉斯蓋謂其天下
衆隆廣狹高卑之形耳至於鼻從目橫眉在眼上未
有不然者人心異者剛柔舒急倨敬之間至於趣利
避害畏死樂生亦復同也譖與光骨肉之親義有相
隱言光寃結未有可信請以人情平之光衣冠子孫
徑路平易位極州郡日望徵辟亦無瑕穢纖介之累
無故刊定詔書欲何救解就有所疑當以道理求便
安能觸冒死禍以解微細譬諸附子療飢醜毒止渴

未入腹胃喉咽已絕豈可爲哉光不定制書情旣可
原臺閣執事知而不治吁嗟紫宮之門泣血兩觀之
下傷和致災爲害滋甚明將軍德盛位尊人臣無二
言行動天地舉措移陰陽誠肯留神省察沛然信理
必有于公高門之福和氣立應天下幸甚商嘉譖辭
意即奏原光罪閏月丁亥日有蝕之十二月甲寅京
都地震詔百寮上封事靡有所諱

永和元年春正月己巳大赦天下詔問公卿北鄉侯
宜加謚列昭穆與木主否羣寮皆謂宜加謚司隸校
尉周舉議曰北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未逾歲
年號未改皇乾不祐大命天昏孔子作春秋爲制王

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北鄉無他功德以王禮葬於事已崇不宜稱謚上從之夏四月壬寅追號皇后母開封君冬十月丁未永福殿火丙子太尉龐參以久病策罷故司空王龔爲太尉十月武陵太守王蠻夷望上恩請入貢比漢民議者以爲可聽尚書令虞詡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以蠻夷獸心貪婪難整是故羈縻綏撫受而不逆叛而不追今賦而稅之必有怨叛叛而伐之必復興士衆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之不追上不從詡字昇卿陳國武平人祖父經爲獄吏常然于公之治獄及詡之生經曰吾雖不能及于公子孫可至九卿詡無以供養乃止

故字曰昇卿少失父母與祖父母居年十三通尚書國相見而奇之欲以爲吏詡曰祖母年九十居貧非詡無以供養乃止
二年春武陵蠻夷以貢非舊約叛三月乙卯司空王卓薨丁丑光祿勳郭乾爲司空夏四月丙申地震五月癸丑山陽君宋妖有罪歸里舍秋七月日南蠻反交阯刺史樊演討失利冠遂攻掠郡縣上甚憂之議者宜遣大將軍發荆揚充豫四萬人赴救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議曰荆揚安穩發其吏救之可也今荆揚盜賊盤結武陵南郡夷未集長沙桂陽數被徵發難復擾動其不可一也充豫之民間萬里征役無

有還期恐十五萬戶不得一士郡縣迫促懼有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如有瘴氣恐死者十四五必道路奔散不能禁其不可三也士卒北到萬里疲勞不可復鬪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爲程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日五升用米十萬斛尚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自致費但若此其不可五也設使軍到死亡者衆不足當復益發此爲刻割心腹而樂四支其不可六也今二郡徒叛還自相攻但坐徵發之故何況乃發四州赴萬里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使益州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因其民困旬月破滅殄盡此

發將無益之効州郡不可任之驗也可但選有勇略仁惠以爲刺史太守勿與爭鋒以恩信招來赦殺傷之罪以息發軍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及張喬前在益州實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也文帝遣馮唐即赦魏尚雲中太守就拜楚龔舍爲泰山太守祝良等可用皆宜即拜便道之官於是拜祝梁九真太守張喬爲交阯太守二郡即安冬十月行幸長安祀陵廟丁卯京師地震

三年春二月乙亥京師地震夏閏月巳酉京都地震秋八月乙卯太白晝見本志以爲大將軍梁商父子貴盛之象也巳未司徒黃尚以災異罷九月癸酉光

後漢書卷之九
祿劉壽爲司徒十二月戊申日有蝕之會稽九郡以
聞京師不見

漢孝順皇帝紀卷第十八

後漢孝順皇帝紀卷第十九

袁宏

四年春三月乙亥京師地震初上之立閹官之力也
由是寵之始專政事爭執權勢中常侍張達等乃讒
中常侍曹騰孟賁與將軍商召諸王子請收之上曰
將軍父子我所親必是共嫉之耳乃誅達等辭及在
位大臣商上表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在首惡賞
不僭溢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以致康乂也竊聞考
故中常侍張達等語多所及大臣大獄一起無辜者
衆非所以達和氣平政化也宜早決竟以息逮捕之
煩上從之二月以商少子虎賁中郎將不疑爲步兵
校尉商上書曰不疑童孺猥處成人之位是以寢不

安席食不甘味昔者晏平仲辭郕殿以守其富公儀
休不愛魚食以定其位臣雖不才亦願固福祿於聖
世故敢布腹心觸罪歸誠上許之以不疑爲侍中奉
車都尉商疾邊吏失和使羌戎不靜并州刺史來機
涼州刺史劉康當之官商親喻之曰戎狄荒服蠻夷
要服言其荒忽無常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官
略依其俗二君皆表素疾惡欲分明白黑孔子曰人
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況戎狄乎宜防其大惡忍其
小過機康不從羌戎擾動機康皆坐事徵夏四月戊
午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篤癯不能自存者人
粟五斛貞婦帛人三匹九十已上人二匹是時良二

千石初有任峻蘇章後有陳琦吳祐第五訪之徒海
內稱之峻字叔高渤海脩人也爲劇令洛陽自王奐
之後連詔三公特選皆不稱職峻以公能召拜選文
武吏各盡其用發剔姦盜不得旋踵民間皆畏之斷
獄歲不過數十人其威禁猛於王奐而文理政教不
如也後爲太山太守蘇章字孺父京北茂陵人也爲
冀州刺史勤卹百姓摧破豪俠坐免歸養高於鄉里
時天下不治民多悲苦論者日夜稱章朝廷遂不能
復用之陳琦字公魯陳留人也爲徐州刺史時有盜
賊與吏士同寒苦爭爲用後遷琅邪相天大旱用功
曹伏禹之言條前相所賊殺無辜齋戒設壇而祭之

數日天下大雨第五訪字仲謀京兆人也初爲新都令恩化大行二年之間鄰縣歸之戶口十倍遷張掖太守民飢米石數千訪開倉廩賑之不待上詔謂掾吏曰民命在溝壑太守權以救之由此一郡得全朝廷降璽書嘉之旣而從輕騎循行田畝勸民耕農其年穀石百錢後爲南陽太守護羌烏桓校尉邊境伏其威信

五年春二月戊申京師地震夏四月南單于寇河西天子聞以恩信喻而降之單于脫帽辟帳謝罪中郎將陳龜以單于無足可効迫切令自殺龜下獄五月巳丑晦日有蝕之秋七月羌寇金城及三輔將遣西

師謀元師僉曰講羌校尉馬賢大將軍梁商曰賢本西方斗筭之子雖有割雞之効然齒以老矣不如太中大夫宋漢不從丁丑赦死罪以下及亡命贖罪各有差八月以弘農太守賢爲征西將軍稽久不進馬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効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飲酒高會不以爲慮坐食穀米未聞所擊臣竊惑之夫事不復校而可收名獲實斯乃征討者之私便非國家之公利也臣聽輿人之頌云賢欲目前受降使譁聲東聞且懼士卒將不堪命有高克潰叛之變也臣又聞吳起爲將暑不

張蓋寒不披裘戎事不適女器今賢野次垂幕珍肴
雜選兒子侍妾事與古反臣兄弟受恩誠私憤悒鈇
錫之刃以効一割之用臣願請兵五千纜加部隊之
號庶自率勵與之齊勇昔毛遂願處囊中趙之廝養
欲燕初爲衆笑後效其功臣託儒者不便武職猥陳
此言訪之羣司知當受虛誕之辜唯加裁省不聽融
字季長援兄子嚴之子也兄續博覽古今同郡班固
著漢書篇其七表及天文志有錄無書續盡踵而成
之融少篤學多所通覽大將軍鄧騭聞其才學召爲
舍人非其好也避地至涼州會羌戎擾攘邊穀踴貴
困厄甚乃歎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圖右手刎其

喉愚夫不爲也何則生貴於天下今以咫尺之耻而
喪千金之軀非老莊之意也乃還應騭命轉爲中郎
校書東觀十餘年窮覽典籍稍遷尚書南郡太守坐
事髡徙朔方遇赦還爲議郎融美才貌解音聲學不
師受皆爲之訓誥弟子自遠方來受業者常千餘人
融外戚家雖好儒術而服飾甚麗坐絳紗帳侍婢數
十聲妓不乏於前弟子以次相授鮮有覩其面者十
一月遣匈奴中郎將將兵討南匈奴叛者斬首二千
餘級叛者乞降是時朝政多僻競崇侈靡侍中張衡
上書曰臣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
之變以應潛龍之德及乘雲高濟盤桓天位誠所謂

將隆大任必先倥偬之也親履艱難猶知物情故能
一貫萬機無所疑惑宜獲神祇之應受黎庶之譽而
陰陽未知災眚屢見天道幽遠成敗易覩近世鄭蔡
江樊周廣王聖皆爲効矣恭儉畏忌必蒙社社奢淫
諂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
流遁忘返豈惟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思義
故過結罪成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則何陷於
凶患乎貴寵之臣衆所屬仰其有僭尤上下知之褒
美誠惡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禍孽
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恒陽若也
懼羣臣奢泰昏迷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

京都地震土裂土裂者威分地震者民擾也君以靜
唱臣以動和威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正也竊懼君
有厭倦制不專已恩不忍割與衆共威威不可分德
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
于而國天監孔明雖疏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未
見所革以復往悔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
所見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大柄不由天斷懲忿窒欲
事依禮制禮制修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
聖允塞災沴不至矣衡雅

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

流復無識書識書出於哀平之際皆虛偽之徒以矯
世取容不可信也衡乃上書其陳識不可用衡字平
子南陽鄂人也和帝世爲尚書郎是時承平日久天
下奢泰自王公至于庶人莫不逾制故衡作二京賦
諷焉衡精微有文思善於天文陰陽之數由是遷太
史令衡作地動儀以銅爲器圓徑八尺形似酒樽合
蓋充降飾以山龜鳥獸樽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
發機外有八方北龍首銜銅九蟾蜍承之其牙機巧
制皆隱樽中張訖覆之以蓋周密無際若一體焉地
動搖樽所從來龍機發則吐九蟾蜍張口受之九聲
振揚同者覺知即省龍機其餘七首不發則知地震

所起從來也合契若神自此之後地動史官注記記
所從方起來觀之者莫不服其竒又作渾天儀衡深
歎楊雄太玄經謂崔瑗曰觀太玄經知子雲殆盡陰
陽之數也非特記傳之屬實與五經相擬漢得天下
二百歲之書也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
也太玄四百歲其興乎竭已之精思以揆其義更使
人難論陰陽之事久之出爲河間相衡所著述皆傳
於世九月太尉王龔以疾罷初龔患宦官之亂上疏
言其罪宜罷遺逐之宦官乃使客作飛章欲陷龔以
罪詔太尉龔丞自實從事中郎李固說大將軍梁商
曰王公束脩勵節而受讒佞之患夫三公尊重舊典

不有大罪不至輕問也王公沈靜內明若有他變朝廷獲害忠良之名語曰善人在患飯不及飧宜救其艱商從之由是得免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安帝時爲司隸校尉京邑肅然有高明於天下初龔夫人卒龔與諸子並扶杖行服是時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將殯臨之曰幸不爲夭復何恨哉議者兩譏焉六年春正月丙子征西將軍馬賢討羌到射姑山迴三月庚午司空郭虔久病策罷丙午太僕趙誠爲司空秋八月丙午大將軍梁商薨初商會於洛水請從事中郎周舉舉稱疾不行商親昵皆會焉倡樂旣畢終以薤露之歌坐中皆流涕舉聞而歎曰此所謂哀

樂失時非其所也懼將有禍俄商疾困移歸舊第勅龔不疑曰吾以無德受恩深厚生補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食飲舍玉神珠物無益朽骨但增塵埃我生平所不願雖有聖人神制亦有權時之宜方今邊境未寧盜賊未息朝廷用度常若不足氣絕之後便斂以時服殯已便關關必便葬上無損於國下從我本意孝子善述人之志忠臣每事依先公必從吾言使魂神有知無恨於黃泉龔不疑欲奉行朝廷不聽車駕親臨謚曰忠侯以河南尹龔爲將軍不疑爲河南尹九月羌寇武威辛亥晦日有蝕之冬十一月行車騎將軍執金吾張喬兵屯三輔

漢安元年春正月癸巳大赦天下二月丙辰詔大將軍公卿舉賢良方正探賸索隱者各一人夏六月以匈奴立義王兜樓儲爲南單于立於京師公卿備位使大鴻臚授印綬引上殿嘗賜闕氏以下各有差初商病篤上親臨幸問以遺言商對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從事中郎將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上拜舉諫議大夫及是之時連有變異上思商言召舉於顯親殿問之舉對曰陛下初即位遵修舊典遠近肅然頃年以來稍違於前朝多寵幸祿不原德府藏空匱有瓦解之心觀天察人方古準今誠可危懼書曰僭恒陽若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治陽

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勅州郡察強豪大姦以時擒討於是下不循法盜賊並起殺長吏二千石橫行州郡不能禁歸罪刺史二千石上乃召舉與羣議遣八使秋八月遣光祿大夫張綱侍中杜喬等八人持節循行天下表賢良顯忠勤貪汙有罪者雖刺史輒收以聞喬等奉命而行唯綱獨埋車輪於都亭不動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上書曰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過厚之恩以蒞蕘之姿居阿保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饕甘心貨賄縱恣無厭多結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

一十五事於左皆忠臣之所切齒也書奏京都振竦時皇后內寵方盛龔兄弟權重於主諸梁姻族冠冕盈朝上雖信綱言然卒不罪龔侍中杜喬奏免陳留太守梁讓濟陽太守汜宮濟北太守崔瑗賊罪狼籍梁氏親黨也薦泰山太守李固在郡忠能徵固爲將作大匠固亦方直不撓好推賢士上疏曰臣聞氣之清者爲精人之清者爲賢治身者以積精爲寶治國者以積賢爲道昔秦欲謀楚遣使觀寶楚王乃列其賢臣以爲國寶秦使懼之遂爲寢兵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之間羣俊競至名過齊桓斯誠積賢之符効也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

英徵江夏黃瓊廣漢揚厚會稽賀純策書嗟歎待以優位是以巖穴幽人肥遁之士莫不彈冠振衣樂爲時用四海歡然歸服聖德自頃以來漸更陵遲諸侍中皆膏粱之餘勢家子弟無宿德名儒可顧問者愚以爲瓊等久處郎署已且十年誠恨陛下隆崇於始而棄之於末也光祿大夫周舉侍中杜喬深沉正直當世名臣宜登常伯豫聞國政者也天子納焉大將軍梁龔怨張綱之奏已也會廣陵賊張嬰殺刺史二千石龔以綱爲廣陵太守若不爲嬰所殺則欲以法繩之前太守往輒多請兵及綱受拜詔問當須兵幾何對曰無用兵爲遂單車之官徑詣嬰壘門嬰大驚

劇走閉壘綱又於門外罷遣吏兵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其長老素爲嬰所信者請與相見問以本變因示以詔恩使還嬰嬰見綱推誠即出見綱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禮畢乃喻之曰前後二千石多非其人杜塞國恩肆其私求鄉郡遠天子不能朝問之也故民相聚以避害也二千石信有罪矣爲之者又非義也忠臣不虧君以求榮孝子不損父以求富天子仁聖欲文德以來之故使太守來忠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也今誠轉禍爲福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發怒大兵雲合豈不危乎今不料強弱非明也棄福取禍非智也去順効逆非忠也身絕無嗣非孝也

皆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爲非勇也六者禍福之機也宜深計其利害嬰聞泣曰荒裔愚臣不能自通王室數爲二千石所枉不堪困苦故遂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久可且以喘息須臾耳明府仁及草木乃嬰等更生之澤也愚憊自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也綱曰豈其然乎要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方當相顯以爵位何禍戮之有嬰曰苟赦其罪得全首領以就農畝則抱戴沒齒爵位非望也嬰雖爲大賊起於狂暴自分必及禍得綱言曠若開明乃辭還營明日遂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謁綱綱悉釋縛慰納單車將嬰入營置酒爲樂大會月餘撫

循以意莫不委心謂嬰曰卿諸人積年爲害一旦解
散方垂蕩然當名上條必受封賞嬰曰乞歸故業不
願復以穢名汙明時也綱以其至誠乃各從其意親
悉爲安處居宅子弟欲爲吏者聽之不欲不強爲吏
則隨才任職爲民則勸以農桑四業並與南州晏然
論綱功當封爲與所過絕故不侯天子美其功徵用
之疾病卒官時年四十六朝廷甚惜嬰等三百餘人
皆衰杖送喪同考妣封中常侍鞏順爲列侯冬十月
辛未太尉相馮司徒劉壽以災異罷十一月司隸校
尉趙峻爲太尉大司農胡廣爲司徒十二月封故征
西將軍馬賢孫承光爲列侯以賢死王事也

二年冬十月辛丑令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犯大逆
以下出縑贖罪禁吏民無沽酒十二月辛丑死罪不
能入贖者遣詣臨羌居二歲匈奴中郎將馬寔有功
於邊詔書褒獎賜錢十萬寔字伯騫扶風茂陵人也
晝誦經書夜習弓兵希慕名流交結豪傑荷擔徒走
不遠千里山陽王暢知名當時寔慕其名故徃之暢
欲觀其舉措不即見勅門曰行經日未旋寔留住彌
日而故云未還寔謂從者曰夫孝子事親行不逾日
而至今不歸非孝子也暢聞之即引俱入知其異士
也旣入見其母結好而退寔臨退執暢手曰太上立
德其次立功幸俱生盛明之世當垂名千載不可徒

存天壤之間各遇當仁之功勿相忘也歸舉孝廉補
尚書郎西羌之難王暢薦寔於執事由是為匈奴中
郎將

建康元年春尚書僕射黃瓊上疏曰臣聞古之帝王
莫不敬恭神明劬勞農事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
勸所以率先羣萌勉勸農功昔宣王不籍千畝號公
以為大譏伏惟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
順時奉元懷柔百神雖詩詠成湯書美文王誠不能
加今廟祀適訖而祈穀方至恐左右忠孝不欲屢勞
聖躬以為親耕可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
咸戒司空除壇所以迎氣東郊以應時風伏願陛下

率群后冕旒三推則和澤滂流蒼生有賴上從之夏
四月辛巳立皇子炳為皇太子大赦天下賜男子爵
各有差上使中常侍高梵迎太子不覺詔書直詣承
光宮以車載太子出太子太傅杜喬不能止不知所
為御史种暘適至橫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巨命
所繫常侍來無詔書何得將太子去安知常侍非姦
邪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梵不敢爭遣詣尚書得報乃
聽太子既至上嘉暘持重稱善者良久秋八月徐揚
州盜賊羣起遣御史中丞馮放督州郡兵討之庚午
帝崩于玉堂遺詔無起寢廟衣皆以故珠玉玩好皆
不得下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年二歲太后臨朝以太

尉趙峻錄尚書事九月丙午葬孝順皇帝於憲陵尚書樂巴坐諫作陵不欲壞民冢下獄免爲庶人丙午京師地震詔公卿特進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皇甫規對策曰陛下聖德欽明聞災責躬咨嗟羣寮招延敢諫臣得踐天庭承大問此誠臣寫憤畢命之期也臣伏見孝順皇帝初勤王事綱紀四方天下欣然幾以獲治自後中常侍小黃門兄數十人同氣相求如市賈焉競思作變導上以非因緣嬖幸受賂賣爵分贓解罪以攘天威公卿以下至於佐吏交私其門終無紀極頑凶子弟布列州郡並爲豺狼暴虐羣生天下擾擾從亂如歸至今風壞俗敗

招災致寇今宜庭問百寮常侍以下尤無狀者亟便絀遣與衆共之披掃其黨蕩滌其賄以答天誡大雅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此之謂也大將軍河南尹處周邵之任爲社稷之鎮加與王室舊有姻族今日立號雖尊可也而天下區區願其霈然增修謙節省去游虞不急之費減廬第無益之飾近儒術考論經書輔佐日月宜有至効夫朝者舟也民者水也朝之羣臣乘舟人大將軍兄弟操楫者也雖曰衆也在所欲之苟能卒志畢力守遵常軌以度元元所謂福也或乃怠弛中流而捐棹放楫將淪波濤歸咎受愆可不慎乎臣生長邊遠希步紫微怖懼失守言不盡心

梁冀忿其間已第規對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冬十一月九江盜賊徐鳳稱上將軍殺畧吏民已酉令郡國死罪繫囚減死一等徙邊戍於是殤帝廟次在順帝下鴻臚周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躋僖公於閔公上孔子譏之經書曰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至定公正而下之孔子是之經曰從祀先公爲萬代法也殤帝在先於親爲父順帝在後於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上不從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也聰敏多識善屬文學者爲之頌曰五經縱橫周宣光初辟司徒掾稍遷州刺史尚書令左雄薦舉爲尚書俄而雄爲司隸詔書選武猛任將帥者選故冀州刺史馮直直卒坐罪減死又無武猛驗舉劾奏雄之復爲尚書令雄謂舉曰詔書使我選武猛不使選清高舉曰詔書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汙也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厥以軍法戮宣子僕宣子謂大夫曰可賀我矣選厥也任其事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爲君羞不寤君之與宣子殊也雄謝而服之舉公亮不撓皆此類也

後漢書卷十九

後漢孝順皇帝紀卷第十九



